

微型小说

梦话

蒋先平

财务处处长退休了。局里的建设资金和下面县区的建设资金每年好几千万呢，花一分都经过财务处。你说这财务处长能不能是个炙手可热的肥差吗？按照惯例，处长都是在本处室产生。财务处一共有三个干事，小刘老实本分，业务能力强，工作任劳任怨，大大小小的活儿处长和局长都喜欢找他，他从来也不讲任何条件。大伙都认可他，说他是头老黄牛。除了小刘，处里还有干事老张和小李。老张年纪偏大，经常不是请事假就是请病假，反正也没有什么具体工作，处里有他没他都一样。小李人机灵，业务能力虽然一般，但他特别会来事，领导在时，他忙得不可开交，领导一走，他就关上门不是玩游戏，就是听听歌。大伙背地里说，这个处长小刘最合适。

处长退下后，出人意料的是老张开始天天上班了，小李也变得勤快，争着抢着干活了。

这天，局长踱着方步来到了财务室，看着正在伏案忙碌的几个人随意地说，表现都不错，好好干啊，好事在后头呢。

当天晚上，老张带着一个鼓鼓的大信封敲开了局长家的门。很快，老张迈着轻快的步子下了楼。

第二天早上，小李兜里揣着一个鼓囊囊的黑色方便袋悄悄闪进了局长室。不一会儿，小李脸上带着笑容出来了。

一个礼拜过去了，局长室局长家里都没有见到小刘的身影。半个月过去了，局长办公室局长仍然没有小刘的影子。

这天，局长通知小刘跟他去省里开会。这么多年小刘还是头一次跟随局长去省里开会呢。小刘回到家跟媳妇得意地说，局长一定是相中我了，虽然没有正式任命我当处长，却当处长使用了，要不怎么能让我跟他一块去开会呢。

局长带着小刘和司机去了省里。开完会天已经黑了，三个人住在了宾馆。局长说啥也要让小刘和他住在一块。小刘红着脸说，我一个干事怎么能和领导住在一块呢，再说我好打呼噜，影响领导休息，我和司机住一个房间就行。

小刘说啥也要让小刘和他住一个房间。小刘只得和局长住在了一起。小刘跟局长说，我睡觉打呼噜，领导您先睡吧。小刘坐在电脑桌前，看起了新闻。

过了一会儿，小刘听到局长发出了轻微的鼾声，看来局长是睡着了。小刘蹑手蹑脚上了床，他刚躺下，听到对床的局长突然说，老张啊，你拿这些钱干啥啊，咱们是老同事了，千万别这样啊。小刘吓了一跳，他坐了起来，仔细一琢磨，原来是局长在说梦话呢。过了一会儿，局长又说起了梦话。小李啊，下不为例啊，以后可不能再来这套了，只要好好工作就行了，可不要再送钱了啊。

从省城回到家，小刘把局长的梦话学给了媳妇。媳妇指着他的脑门说，这不明摆着嘛，人家老张和小李都给局长送钱了，你要不送，就是选两个处长也轮不到你！你还瞎分析啥局长的梦话呀。

小刘说自己业务能力不强，即使他们送钱了，局长也不会用他俩的。媳妇摸了摸他的脑袋说，你这是白日做梦啊。

经过媳妇数落，小刘揣了一个大信封，乘着天黑了局长家。

这天局里召开干部职工大会。开会前，局长分别把老张和小李叫到了办公室，把那鼓鼓的东西退还给了他俩。

会上，局长宣布小刘任财务处处长。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回到家，媳妇早已做了一桌好菜，庆祝小刘高升。小刘端起酒杯笑着说，媳妇你太高明了。媳妇瞥了小刘一眼，不是我高明，是多亏局长说梦话啊。

吃过饭媳妇去刷碗，小刘悄悄地走进书房——媳妇半月前交给自己的大信封，正安然地躺在抽屉里。

小刘握住那个信封，独自在书房里坐了好久。

灯下漫笔

闪亮的农具

唐仪天

使用也无妨。一个农民只有和一件农具的有机配合，才能构成我们习惯上的物美画卷。

从上古的石锄到如今的机械犁组，从弯月般的镰到联合收割机，从石质的臼到大型的磨粉机……历史的车轮滚滚不息，农具的形态变化万端，但那样农具不是饱浸过汗液的洗礼和手掌的抚摸，而后才脱颀成我们生活中不能或缺的“巨手”哩？好的农具其实是农人延伸了的“手”，我们只有借助这个利索的手，才能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劳动成本，减少劳动程度，增加劳动收入。

每一件农具都是一件精巧的艺术品，制造农具的不一定是工匠，是劳动者在劳动的艰难过程中即兴发明出来的。每件农具都充分照顾到了材料，陇东高原上架了镰弯曲自然的柄，擗杆、簸架、套箕、磨杆、背篓……每一件农具的制作都倾注了农人的心血，也充分地利用了材质的优良性和不可选择性。只有手工制作的农具才具有不可替代的舒适性和不可再造的艺术性。也只有手工制作的农具，才充满了大自然质朴的气息，它和一个农人一样敦厚、老实、小家子气——不失可爱的素朴与亲切。

我十七八岁走出校门，开始与农具进行切肤切骨的交融，宽泛地说，这40年我几乎没有一天不与农具接触和相望。我从小在纺织的车窝里睡觉，在织布的木机边学步，在拉粪的木轮大车上扬鞭，连谈恋爱都拄着铁锹，好像失去了铁锹就失去了依赖。农具几乎成了我身体上的一个部件，啥时节用啥部件就很自然地对接上，啥时节不用了就拆卸掉。有一次我转到城市的橱窗内，巨大的玻璃反映出我的形象，左肩高右肩低一副扛锨的模样，乜眼望城市的男人女人，风貌就是和我不同，挺胸收腹，两眼平视，步履整齐潇洒，像精心训练出来的良马。而我东张西望，左顾右盼，走路的路步杂乱无章，纯粹是雀跃鼠窜。我当时就想，城市曾经是高头大马的人住食的地方，所以城里人学会了走马般威武的姿势；乡村是鸟雀们采食的地方，乡村人就

学会鸟鼠们蹦跳的姿势。而狡诈的相士们还著书立说，以为自己的学问深沉，我向来不屑这种弄奸取巧的学问。我在操着农具与大地对话时，早已深悟了职业对人的影响，不信调换一下环境。水变成汽，汽变成云，云变雨，雨变成冰，冰化了还是水，如此而已。诸葛亮蜗居茅庐，运筹的是治国平天下，妻子牙岸边垂钓，翘盼的是收拾金瓯一片。而我挥汗田间、走笔炕头，写出的只是一个乡村人的欣喜和苦痛——一件“农具”被扭曲的声音。

一件闪亮的农具会让一个农人爱不释手，而我是这个村庄和土地爱不释手的“农具”。多年来它用巨大无形的手掌握住我，把我使唤得闪闪发亮，而后就渐渐钝去。我的头上愈来愈多的白发和我力不从心的精力，一再证明我闪亮发光的时代将会越来越少了。我一直想脱离这只巨掌，当我产生这样的想法时，就觉得许多我曾经使唤得很顺手或还不太顺手的农具，纷纷从院落的杳晃拐角处站立起来，它们争先恐后地扑向我，惟恐我伺机逃脱。我感受这些农具与我多年的深情厚谊，有时竟潸然泪下。是他们磨钝了我最初的锋刃，是我开启了它们的锈钝，在这个过程中因苦得乐，因乐受苦，相依着走过田野的四季更替，年年的冬去春来。几十年与农具的相互打磨中，我其实没有真正地发过光，而思想却时时在放电。有些稍纵即逝的思想，因农忙而未敢收藏于手稿，有些东西我已牢牢锁定，在扔下农具时，我就抓起笔杆把在村庄的感悟涂染成文，虽不能惊世骇俗，但足以让远离乡村的人清新视闻。

多年以后，我也将像父辈祖辈们一样被村庄弃置——像我弃置一件无用的农具。在我背依南墙舍旻弄孙时，我会对我的后人说：我没有当好“农具”，但我做过一些寻常农人所不做的事，我珍藏了我生命的时空段中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挖掘出了一个农民在艰苦的生产过程中几乎埋没的思想，进入我的文字——就像农具进入了土地。



傲霜(国画) 陈玉莲

诗路放歌

朱仙镇

刘海潮

四十五里。仰面龙颜依稀可辨，紫气盘旋龙亭之上，杯酒刚刚释过兵权。转眼间从燕山到淮水，豪杰并起，一片狼烟

州桥以北，天涯咫尺舟楫从汴河一路奔波，隐隐约约朱仙镇直挺挺站在河水中间

金兵南下，岳飞北征，到此全都烟消云散，全都让位于淤积的河道。家破人亡，或者鸡犬升天

二  
遥想当年，英雄蛰伏于草莽之间屠户、食客；救赵，存魏说句话钉个钉，吐口唾沫砸个坑窃符救赵，一锤，只轻轻一锤强秦便退守到千里函谷，喂马耕田

十年一剑。十年，磨得剑走偏锋八大锤上下飞舞，左冲右杀旌旗下，寒光烁烁，流星四溅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大醉，忘归

只是瘦金体，瑞鹤图，宣和画院三十功名和八千云月，都抵不过十二道金牌，快马加鞭。抵不过“莫须有”三个拼凑的汉字一字千钧，头皮发麻

三  
日出日落，指头的缝隙丈量过运粮石，石拱桥，临街的窗子。丈量八大锤大闹的朱仙镇，在初二，在风中掀开木板年画，掀开线条，色彩秦琼的马，敬德的铜，赐福的天官送子的观音，拆开十二道金牌仰天长啸，汴京就在祥符调的二胡弦上，晓风寒，笛声残

立冬这天，菊花插满头，竹篱庭院五妍落满锈铸的锈。八大碗蒸腾出笼上的烟，雾气弥漫汴水泗水四手联珠，杨柳岸朱亥掏出成语，历史绽放在乡野之间大雁飞过四大名著，水灌洗平原战国的骏马，大名的金戈，明清的舟楫都从运粮河上岸。满江红停靠码头一麻袋一麻袋的三十功名运往京城运往八千里路以外的塞北和江南

朱仙镇，一路向北，四十五里岳武穆与你遥遥相望。州桥以北就是黄河，就是汤阴，幽州，黄龙府窃符救赵与莫须有仅仅隔着薄纸一张戏里戏外，都是一道绕不过的坎

新书架

《仿佛面壁》

王幅明

该书是散文作家梁建新对30年前早已逝去的一段青春岁月的回望。作者用“面壁”二字来为这6年的时光命名，赋予了这段个人史不同寻常的意义。

这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日记，它是一部成长史、阅读史，或曰心灵灵传记。书中虽有生活实录，但真正能抓住人读下去的，是作者个人的见解，对某些社会乱象和自我的质疑。作为一部心灵史。作者不仅记录了当时的真实生活，可贵的是他还真实地记下了曾经的迷茫、痛苦、思

考和心灵的挣扎与搏斗，他不停地怀疑自己，又不停地战胜自己。《仿佛面壁》蕴涵的思想价值不容小看。对于一些迷惘者，它可能是一面镜子，照出某些似曾相识的心态，但它最终演变成促人奋起的清醒剂。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主人，而你一旦有了这样的自信，其后的人生肯定会更加出彩。

它是一部难得的日记体心灵自传，既有积极的思想含量，立意高远，又有很大的信息量和可读性，值得向广大青年学子推荐。

知味

深秋街头炒栗香

柳青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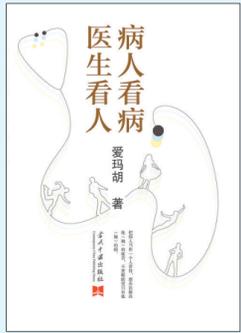
很近，房屋都挨着，可人却很疏远。她在想着他，怨他不来。如果今天的女性，想要表白心迹，不妨送他一包炒栗子。

炒栗子中不仅有爱情的甜美与哀怨，也有麦秀之痛，黍离之悲。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述过一段动人的故事。他说：“故都（指北宋的汴京，即今开封）李和炒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看到这一段，哑然失笑，我们家楼下的烤鸭店上赫然贴着：“一直被模仿，从未被人超越。”我真怀疑，这个很雷人的广告词是从“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模仿来的。李和的炒栗子名动京城，皇宫贵族争相采购，平民百姓也可买到一饱口福，当然，需要排队。凡是排着长长队伍购买的东西，都火得一塌糊涂。李和成为炒栗子行当的顶尖高手，自然发了大财。

且慢笑，接下来就很悲。接着讲道：“绍兴中，陈福公及钱上阁，出使虏庭，至燕山，忽有两人持炒栗各十裹来献……自赞曰：‘李和儿也。’’挥涕而去。”汴京被金攻破，靠炒栗子炒灾灾发家的李和，在国破家亡后，流落到燕山一带，遇到宋使，献上炒栗子。这栗子里寄托了故国之思，想起东京往日的繁华旧梦，这炒栗子如何吃得下？不管朝代如何更迭，人们还是要吃炒栗子的。炒栗子这个小行当，从历史长河中延续下来，几乎没有怎么变化。清代人郭兰皋在《晒书堂笔录》中说：“及来京师，见市肆门外置柴锅，一人向火，一人高坐椅子上，操长柄铁勺搅旋之，令匀偏。”把炒栗子的情景描述得十分生动具体，如在眼前。栗子扒壳，炒食甚佳，入菜也颇有风味。汪曾祺在《栗子》文中说：“栗子鸡是名菜，也很好做，鸡切块，栗子去皮壳，加葱、姜、酱油，加水淹没鸡块，鸡块熟后，下绵白糖，小火焖二十分钟即得。鸡须是当年小公鸡，栗须完整不碎。”

长在树上的栗子，像一个刺猬，有壳包裹着，壳外长着怒放的硬刺。深秋，栗子熟了，就会从枝头脱落。2012年夏天去临陶，沂山风景区，导游介绍，山中曾有一古寺，后在岁月中坍塌，不知毁于战火还是“文革”。古寺旁，生大量板栗。夜深人静，栗子从枝头掉下，摔的栗子从壳中迸出来，在山谷中有回响。僧人捻拾栗子，每年寒冬大量储存。遇荒年，以栗子做粥，布施救济难民。如此栗子，善哉！

连载



的话谁也听不懂，连见多识广的警察叔叔也猜不出是哪里口音。见大家一脸茫然，他就伸在空中比画，有人找来纸笔，他歪歪斜斜写了个“蔡”字。问他年纪，比个“七”，是七十多岁吧？问他他是哪里人，他不声响，拿地图给他看，没反应。随身只有几块钱，没有证件，也没有联系方

老丈人的月子病

三个人——噢——应该是四个人，一起挤进小刘的诊室。是一对五十来岁的老两口，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妈妈，她怀里还有一个胖娃娃。

三个大的旁若无人地在争论什么，一个小的旁若无人地在睡觉，一看就是一家人，长得挺像，都圆嘟嘟挺富态的样子。婴儿大约有三四个月大，块头不小，倒是乖，睡得屁是屁屁是屁，完全不管他们三个大人你来我往的谈话。

他们嘴忙得来不及跟我问诊，我坐在那儿，一时也分辨不出谁是可能的病号，捻个耳朵听了一句，大约是姑娘埋怨妈妈不该天天喂汤，妈妈责怪爸爸不该舍不得丢剩菜，爸爸每次想开口，就被母女俩的话头打断。这时，姑娘注意到我在看他们，冲她不好意思地一笑，拿胳膊肘推她爸爸坐下。没等我问，姑娘开口就说：“是这样的，医生，我在坐月子，我妈嫌我奶水不足，每天喂个老鸡汤给我喂奶，我只把汤喝了，不吃鸡，剩下的鸡肉

都给我爸爸吃了。今天满月，去我婆婆家，路上我爸爸说头昏不舒服，顺路来看看，是不是血压高了，莫不是补狠了？”我一边准备量血压，一边问：“是每天都喝鸡汤？大概喝多少呢？”

“反正一天一只鸡。”我吃了一惊：“三口之家，一天一只鸡，也太多了吧？”她懊丧地点头：“是啊，我妈说多喝汤奶才足。我怕长胖不吃鸡肉，我妈吃素，只剩我爸爸。本来想说吃不完丢了算了，我爸爸舍不得吃了。结果好，刚满月，我奶发好了，我爸爸也发了。”

我看看大块头小朋友，心里好笑：“刚满月长得像三四个月，这奶还不足，还用得着发？只怕儿科医生会说‘不敢苟同’。”

她爸爸终于有机会插句话：“哎哟，要真是发奶把我的病搞发了，就真划不来了。本来就有糖尿病，要再搞个高血压，就完了。”三个大人都垂头丧气的。血压确实有点儿高，倒也

属于老年人的正常范围。我收起血压计，安慰他：“不要紧，血压高不一定和你天天吃鸡有关，别追究了，有病治就是，控制好跟正常人一样。倒是你有糖尿病，别吃太好了。”

回家后，当笑话讲给我妈听，我妈拿眼把我姐一横，说：“哼，当年我们还不是天天想着法子给她喂奶，结果呢，人家这不吃、那不吃，煮一大堆，都是我跟你爸吃了。瞧瞧，幸亏没有发出病来。”

大家都笑了。外国我不知道，中国不知道有多少父母做过这样的事，这面面的心酸、不疼和欣慰，彼此之间的爱，不是一句“可怜天下父母心”就能涵盖的。

游民他在医院住了前后也有一个月吧。是个老人，走在路上突然中风吹瘫，倒在人家门口不能动了。那家人开门看见，赶紧报警，“110”把他送来了。问他叫什么，他叽里咕噜一通，神智还是清醒的，只是说